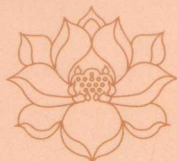




佛学著作选集
印顺法师



中国佛教论集

释印顺 著



中华书局

印顺法师
佛学著作选集



中国佛教论集

明 達 心 無 礙
恬 澹 身 自 安
謙 和 容 則 正
精 進 道 可 圓

印顺
居士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佛教论集 / 释印顺著. —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6
(印顺法师佛学著作选集)

ISBN 978 - 7 - 101 - 07042 - 2

I. 中… II. 释… III. 佛教史 — 中国 — 文集
IV. B94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4219 号

经台湾财团法人印顺文教基金会授权出版

-
- | | |
|-------|---|
| 书 名 | 中国佛教论集 |
| 著 者 | 释印顺 |
| 丛 书 名 | 印顺法师佛学著作选集 |
| 责任编辑 | 陈 平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0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200 千字 |
| 印 数 | 1-3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 - 7 - 101 - 07042 - 2 |
| 定 价 | 23.00 元 |
-

目 录

一 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之关系	1
一 印度的三期佛教——总说	2
二 罽宾中心的佛教区	6
三 罽宾中心区的佛教	9
四 锡兰的佛教	13
五 晚期传来的小乘经论	14
六 真常大乘经	16
七 瑜伽师的唯心论	19
八 大乘禅	24
九 后期的中观学	26
一〇 秘密教	28
二 汉译圣典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	31
三 中国佛教各宗之创立	37
四 中国佛教之特色	41
五 泛论中国佛教制度	45
六 宋译《楞伽》与达磨禅	51
七 东山法门的念佛禅	61

一 东山法门的兴起	61
二 文殊般若与一行三昧	62
三 北宗的念佛、净心	65
四 净众与宣什宗	71
五 曹溪的南宗	74
六 东山法门的原意	79
七 结说	83
八 禅宗是否真常唯心论	87
九 三论宗风简说	91
一〇 论三谛三智与赖耶通真妄	103
一一 《起信论》平议	117
一 作者与译者	117
二 《起信论》在佛法中的地位	123
一二 评周继武居士《起信论正谬》	129
一三 《台湾当代净土思想的动向》读后	133
一四 评《精刻大藏缘起》	139
一五 汉明帝与《四十二章经》	145
一六 玄奘大师年代之论定	155
一七 点头顽石话生公	169
一八 护法韦驮考	187
一九 中国的宗教兴衰与儒家	191
二〇 大乘经所见的中国	207

一	中国的地志	208
二	中国的护法神	210
三	中国的圣王	213
四	中国佛教的圣地	214
五	中国的圣者	214
六	于阗	215
七	中国的政教情形	217
八	杂事	218
二一	华雨集	221
一	与佛有缘	221
二	陀螺与陀罗尼	221
三	香板	222
四	缓与急	223
五	道无不在	223
六	龙蛇混杂	224
七	燃顶	224
八	人之自觉	225
九	玄睿与珍海	226
一〇	禅宗第七祖	227
一一	耶稣到西藏	227
一二	佛灭无大师	228
一三	皆大欢喜	229
一四	道教反佛之伎俩	229

一五	度牒与戒牒	230
一六	僧肇与《宝藏论》	230
一七	僧尼与帝王	231
一八	神尼	231
一九	为支那堪布翻案	232
二〇	三变	233
二一	《般若经》最大	233
二二	教主	233
二三	《十八空论》	234
二四	姓名之道俗辨	234
二五	昙影与昙晷	235
二六	布袋和尚	236
二七	大黑天	236
二八	一阴一阳之谓道	236
二九	中国佛教与边地民族	237
三〇	老子生而发白	238
三一	将心来与汝安	238
三二	北土重禅	239
三三	求生东方	239
三四	女王与《大云经》	239
三五	《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	240
三六	禅门之风格	240
三七	土地菩萨	241

三八 佛教之年节·····	241
三九 读《新原人论》·····	242
二二 中国佛教琐谈·····	243
一 生·····	243
二 死·····	244
三 鬼与地狱·····	246
四 婴灵·····	251
五 经忏法事·····	253
六 放生·····	262
七 传戒·····	265
八 还俗与出家·····	268
九 供僧·····	273
〇 拈花微笑·····	275
一一 付法与接法·····	277
一二 丛林与小庙·····	280
一三 横出三界·····	284
一四 带业往生·····	286
一五 隔阴之迷·····	288
一六 四句料简·····	291
一七 临终助念·····	293
一八 肉身菩萨·····	298

一 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之关系

佛教从印度传来,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辉煌的业绩,创开了隋唐的佛学时代,启发了宋明的理学时代。一直到现在,佛书部帙的庞大,寺院佛像的普遍,对于社会心理及文化因素,还是有着重要的地位。中国佛教的值得尊重,值得提倡发扬,应该是每一中国人所有的责任!

中国佛教,就是二千年来流行于中国的佛教。其中有两大类:一是印度传来中国的佛教;一是经过中国佛教徒的研求修习,发展为独到体系的佛教,如台、贤、禅、净。我们应该发扬中国特有的佛教,但佛教到底是从印度传来的,所以也应研究印度传来中国的佛教。惟有从这两方面去研习阐扬,对于中国佛教的特长才能有正确的认识;对于现代的中国佛教,才能有所补益,因为许多固有的法宝,被我们遗忘了;对于国际佛教思想界的协调,才能得到恰当的方针。

本文略说有关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想从印度佛教的完整体系中,理解(传入)中国佛教的地位;对于在中国发扬完成的佛教渊源,给以简要的叙说。

一 印度的三期佛教——总说

佛法的真义,当然是超越时空的。但自释迦佛证觉说法以来,起初是流布于印度,后来又传入中国。佛法既活动于现实的时空中,义理、教典、宗派、制度等,便为时空所局限。中国所承受于印度的佛教,自然也有时代与区域的关系。

印度佛教,从佛陀初转法轮起,到回教侵入东方而衰灭(西元一二〇〇年顷)止,约经历了一千六百多年。末后的二百年(波罗王朝晚期以后),印度佛教已濒临衰亡边缘。在此以前,虽或兴或衰,大体上都有独到的发扬。这一千五百年的印度佛教史,太虚大师分之为三个时期,每期(大数)五百年。第一个五百年,约当西元以前,为“小行大隐时期”。佛灭不久,佛教界开始结集圣典。到阿育王时,四阿含经与广律,大体凝定,为佛教界所公认。四阿含法义的阐扬,佛弟子有了不同的论义,分为舍利弗的阿毗昙系(上座部所本),迦旃延的毘勒系(大众部所本)。由于阿育王的信佛,及推动国际布教运动,使佛教向印度的东南与西北发展,促成佛教部派的急剧分化。阿育王时代,大众部与上座部(说一切有系)以外,还有源出上座而多少接近大众部的分别说部,当时盛行于中印度。中国古代传说:优波鞠多(与阿育王同时)以后,有五部盛行;而五部中的化地、法藏、饮光——三部,都属于分别说系。锡兰传说:阿育王子摩哞陀,传佛法入师子国(今锡兰),是属于分别说的赤铜鞮部。此期的圣典与学派,以声闻道的阿罗汉果为终极,被称为小乘教。西元前

一八〇年顷,熏迦王朝采取排佛的措施,中印的政教渐衰。东南印与西北印的佛教,日趋于发展。西元前,大乘佛教还在潜流与待缘兴起的阶段,所以称之为“小行大隐”。

第二个五百年(一——五世纪),为“大主小从时期”。大乘以菩萨道为主,以成佛为标极。到西元初,大乘显著地流行起来。大乘经中,每说“佛灭四百年后”,“佛灭后五百年”,大乘经才弘布人间,这可以说是信史。西元前二七年,中印度的王朝覆亡,而南方的安达罗王朝、北方的贵霜王朝,代之而大盛;大乘就是与此同时而勃兴的佛教。西元三二〇年,旃陀罗笈多建笈多王朝于中印度。与此同时,大乘也有了新的发展。试分经与论来说:当贵霜与安达罗王朝时代,初期传出的大乘经,如《般若》、《十地》、《维摩》、《法华经》等,大多为源出于东南而集成于西北;以一切法空为究竟了义的。笈多王朝为有名的梵文学复兴、印度教复兴的时代,与此气运相呼应的大乘教,又传出《涅槃》、《法鼓》、《胜鬘》、《楞伽经》等。这是以一切法空为不了义,以如来藏(佛性)真实不空、唯心为究竟的教典。从论典来说:安达罗王朝的龙树,弘法于西元二世纪,宗性空大乘,作《般若》与《华严十地经》的释论。《中论》最为著名,成为中观大乘(空宗)的始祖。无著与世亲(三四〇——四四〇),生于笈多王朝的盛世,在大乘不空唯心的基石上,摄取一切有系(有部及经部)的精英,而阐扬唯识宗(有宗),著了很多的精严的论典。大乘经与论,同样的有先空后有的发达程序。依佛教的实情来说,大乘虽然勃兴,传统的小乘佛教还保有广大化区与众多信徒,只能说大小并行。然从印度佛教的思潮来说,此第二个五

百年,实以大乘佛教为主流,所以称之为“大主小从”。

第三个五百年,为“密主显从时期”。大乘与小乘——显教,虽依旧流行,而时代的佛教属于秘密教。西元五世纪末,笈多王朝分化而衰落了。北印因吠哒的侵袭,佛教受到空前的损害。中印兴起的伐弹那王朝(六、七世纪间),护法有名,但国力有限,国祚也不长。中印与南印的佛教,由于印度教的隆盛,日渐衰落下来。西元六六〇年,瞿波罗王在恒河下流创建波罗王朝。虽局促于东方,却维持了佛教一期的隆盛,这便是密教领导的时代。密典的传出,起初是事部(杂密)、行部(胎藏界)、瑜伽部(金刚界),其后又有无上瑜伽部。传说为龙树的弟子龙智(长寿婆罗门)、难陀,都是此期密乘的重要大师。达磨波罗王(七六六——八二九)建超岩寺,规模弘大,为秘密教的重镇。到磨醯波罗王时(八四八——八九九),毗睹波传出了时轮金刚,密教才算完备了。此后,只是维持余势而已。

从印度三期佛教来看中国佛教,就明白中国佛教不同于锡兰(又传入缅、泰),不同于藏地(又传入蒙、满),有着时代的关系。一、中国佛教的最初传入,早在汉明帝以前,但有弘化的事迹可考,占有中国佛教的一页者,要算汉桓帝时代(一四七——一六七)的安世高与支娄迦讖为最早。此时,印度正是大小并行、大乘为主的时期。所以中国没有锡兰那样,有过专弘小乘时期,而造成小乘佛教深固的根柢。中国是一开始,便是大乘为主、小乘为从的局面。虽也偶有偏宗小乘的,如僧伽提婆(四世纪末)说:“无生方等之经,皆是魔书”;虽大量译传《阿含经》、广律、阿毗昙论,而大乘始终为中国佛教的重心。中国佛教主要为

印度的中期佛教,从支娄迦讖的传译,经竺法护(三世纪后半)而到鸠摩罗什的(四〇一)来华,都着重于大乘经论的传弘。所传译的大乘经,可说都是龙树《大智度论》所引用过的性空大乘经;论典还只是龙树及弟子提婆的作品。略后,中国所译传的,有一显著的不同。如昙无讖(四一六顷)的《大般涅槃》、《大云经》;佛陀跋陀罗(四二〇顷)的《如来藏经》;求那跋陀罗(四四〇顷)的《楞伽》、《深密》、《胜鬘》、《法鼓》等经;菩提流支(五一〇顷)等的《楞伽经》、《十地论》;真谛(五六〇顷)的《摄大乘论释》等;波罗颇迦罗(六三〇)的《大乘庄严经论》;玄奘(六五〇前后)的大量论典,这都重在龙树所不曾引用过的真常大乘经,与无著、世亲系的唯识论。这一先性空经论而后真常唯心经论的次序,印度与中国完全一致。

二、印度后期佛教的主流——密教,属于事部的,东晋以来,多少杂乱地传出。唐开元四年(七一六),善无畏来传《大日经》(行部);开元九年(七二一),金刚智来传《金刚顶经》(瑜伽部)。号称两部大法,其实还只是前期的密典。不久,唐代衰乱,佛教的传译也就停顿了。直到赵宋开国(九六〇),国运复兴,五六十年中,又有梵僧东来。但大抵来自佛教久衰的北印,不是密乘重镇的东方。所以虽传译密典,也有属于无上瑜伽部的,但不能影响中国佛教。宋代的译经,不过编入大藏经而已。无上瑜伽不曾弘通于中土(除元代),晚唐的衰乱为一主要原因。这与西藏恰好不同,佛教的最初传入西藏,已是西元七世纪中,印度早是密乘勃兴的时代了。西藏所传的,为印度后期——“密主显从”的佛教;中土是中期佛教,“大主小从”,含得初期与

后期的一分。

二 罽宾中心的佛教区

释迦佛时,佛教本只流行于恒河两岸,律典称此为“中国”。阿育王时代,佛教向南北扩展。南方到达磨醯沙漫陀罗、婆那婆私;又越过大海,传入锡兰,成为分别说系赤铜钵部的化区。北方到达罽宾,又扩展到西北及东北。锡兰、罽宾及以北地区(回教侵入为止),不属于印度,而文化是印度佛教化的。在当时,南北都还是初期佛教。到五百年顷(西元前后),印度全境——从南到北,到处有大乘兴起。罽宾及以北地区,为北方的大乘重镇。南方是:东印的乌荼、南印的安达罗、(南)侨萨罗,都是大乘区。锡兰孤立海中,所以虽有大乘传入,而多少保持旧有的传统。北方是大陆相连,所以罽宾东北都成为大乘盛行的地方。大乘佛教是南北呼吸相通的。从发达的情况来说,在安达罗与贵霜王朝时,大乘是由东南而西北的。笈多王朝时,南北同向中印会合。后期佛教是由西北而流向东南。

佛教传入中国的通道,主要为陆路,越过葱岭,从西北而来。由海道而从南方来的,到南朝才有重要的地位。由于交通的着重陆路,所以西北印度——罽宾区的佛教,与中国佛教的关系最密切,尤其是汉、魏、两晋时期。说到罽宾区,汉、晋以来,一向指犍陀罗、乌仗那一带,(先是赊迦,后是)贵霜王朝的政治中心(隋唐才以迦湿弥罗及迦毕试为罽宾)。从此向东,是迦湿弥罗、支那仆底、阇烂陀罗等。向西,是那揭罗曷、迦毕试、梵衍那、

缚喝(吐火罗政治中心);又从缚喝影响到安息(西)、康居(北)。向北,深入山区,是乌仗那、商弥,到达葱岭的羯槃陀(今新疆的蒲犁)。从羯槃陀向东北,是沙勒、龟兹、焉耆;向东,是斫句迦、于阗。这一区域,文化的重心是犍陀罗一带。而从佛教来说,是以大雪山、雪山(葱岭)为中心,而向东南西——三方扩展的。葱岭以东,北道的沙勒、龟兹等,是小乘区;而南道的莎车、于阗,为大乘的教区。葱岭以西,吐火罗、康居,都是小乘教;安息也以小乘为主。山南,乌仗那、迦毕试、呾叉始罗,是大乘重镇;迦湿弥罗却是小乘。在这区域里,犍陀罗是大小并盛的佛教中心。佛教传入中国,大家知道初期是安息、康居、大月氏。大月氏在汉代,是占领阿姆河上流,统治着大夏的国家。但在西元二世纪前后,大月氏是贵霜王朝的别名,也就是罽宾中心大佛教区的王朝。所以传入中国的月氏佛教,除早期外,实从犍陀罗等来,不应该看作吐火罗或缚喝的。

罽宾区(从印度河上流山地到新疆西南山地)是著名的禅观胜地;从此发扬出来的佛教,有小乘也有大乘。初期,这里是属于阿难系统的重经派。由于研经习禅而分化出来的,首先是阿毗达磨论师,以迦旃延尼子(前二世纪)的《发智论》为宗;《发智论》作于支那仆底,成为说一切有部。以一切有为宗的极端派,是《大毗婆沙论》一系,此论集成于迦湿弥罗(二世纪中)。破《俱舍论》的《顺正理论》主众贤(四、五世纪间),也属于此系。温和些的,被《婆沙论》称为犍陀罗师或西方师的,如《品类论》作者——西方摩罗的世友(前一世纪);《甘露味毗昙》的作者妙音(二世纪),《阿毗昙心论》的作者法胜(三世纪),都是吐

火罗人,《杂心论》的作者法救(四世纪),是犍陀罗人。而生于犍陀罗的世亲(四、五世纪间),作《俱舍论》,也属于此系。

其次发展完成的,是经部师譬喻师,到鸠摩罗陀而大成(二、三世纪间)。鸠摩罗陀是咀叉始罗人,后来弘化到葱岭羯槃陀。经部师或譬喻师,本为说一切有部的别系,如持经者大德法救、觉天;经部异师世友(《尊婆须密集论》的作者);僧伽罗叉、胁、马鸣等都是。他们是禅师,又是努力弘化的布教师,引用种种譬喻——本生、故事、比况来说明经义。依《西域记》,释迦的本生谈,都指定在犍陀罗、咀叉始罗、那揭罗曷、乌仗那、僧诃补罗,这就是贵霜王朝的政教中心,犍陀罗艺术的发皇地、譬喻大师的教化区。譬喻大师的作品,富有文艺性。凡是譬喻大师,中国佛教一律称之为菩萨。他们与大乘取协调的态度,兼容大乘而决不拒斥的。鸠摩罗陀以后,经部师向南方弘化。世亲同时的室利逻多,在中印度阿瑜陀作经部毗婆沙。经部理论的严密化,不再像譬喻大师弘法的活力了!

罽宾中心区的大乘佛教是非常活跃的,但没有弘通大乘的事迹可考。除从我国译经史上推得大乘经论的流通情况外,有两点可为明证:一、据古代游历者的报告,北印的乌仗那、迦毕试、那揭罗曷、咀叉始罗;新疆的于阗、斫句迦,都是大乘佛教盛行的地带。中国与印度间,隔着千山万岭,而对于入山专修及游化的僧众,是能克服来往障碍的。以大雪山为中心而延展到南北,都是习禅的胜地(羯槃陀、乌铎、斫句迦山地,都有比丘入定久住的记载),也是大乘佛教传通的道场。传说龙树入雪山,从老比丘得大乘经;斫句迦山区有大量的大乘经;陀历的山岩中藏

有大乘经等,都可看出此一山区与大乘佛教的关系。二、《般若经》说到后五百年,《般若经》大行于北方;《大悲经》说到弘法于北印的大师;《华严经》说到菩萨住处,也重在北方,还说到于阗的牛角山寺;《大集经》晚译部分,说到从北印经雪山而到达西域(今新疆)一带的地理志。这些,都可以看出大乘经流传在这一区域的情形。

三 罽宾中心区的佛教

佛教的传入中国,始于汉哀帝时(西元前二年),景宪从大月氏使者受佛经。明帝时(六四顷),从月氏请来《四十二章经》。这都与月氏有关,但那是吐火罗时代的月氏,不外乎小乘法门。据玄奘所见,吐火罗一带都是小乘教。号称小王舍城的缚喝有丰富的圣迹,也没有大乘的形迹。小乘论师妙音、法胜,来中国译小乘经的昙摩难提,都是吐火罗人,可以想见吐火罗是小乘佛教为主的。从此向西向北而到安息与康居,佛教的情形与吐火罗相近。如康居的康巨、康孟祥(康僧会是汉化的康居人),安息的安世高与昙无谶,所有的译典,都以小乘为主。可见罽宾区的小乘教,传到西方的吐火罗,再向安息、康居。再从吐火罗、康居、安息,越过葱岭,到达西域的沙勒与龟兹。据近代的发现,龟兹一带使用吐火罗语。早期的小乘教,是由此路线而传入的。到东晋的苻秦时代(三八〇顷),罽宾的僧侣东来,如僧伽跋澄、僧伽提婆、卑摩罗叉、弗若多罗,除吐火罗的昙摩难提以外,都是犍陀罗一带的小乘学者。他们对小乘三藏,开始作大